

正教真詮

中華民國十一年壬戌秋

正教直不銜

清直不人幽

合記

隴右馬福祥署



合印王岱輿先生正教真詮清真大學序

清真教之入中國在隋文帝開皇時代經我

至聖穆罕默德從文帝之請命塞爾維第幹哥斯等四人來華布教於是中國始有清真教學之說而言語不同文字各殊其認主獨一之真締惟吾教人知之而他教人不知也自明季王岱輿先生以穆教之尊宿闡儒書之精微涉獵百家旁搜二氏深入于各教之典籍窮原竟委含英咀華章取而例比之益知吾穆教爲開天之古教爲覺世之正教不惟二氏之教未能彷彿於萬一即儒教之廣大精微包羅萬象由入世用世而至於出世無一非本於天理之自然顧只抉發中天之正理而往往不輕道及先天之無始以及後天之無終以致聖門高弟時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歎此亦歸真復命之志士之所深憂也遂毅然有正教真詮及清真大學之作要其中精理奧義皆自古爾阿尼天經譯出雖文字容有不同而義理不差累黍吾教人固奉爲金科玉律即

他教人參考引證亦可以為發揚教旨借之大道之嚆矢也爰重印二
千部以廣流傳而叙其大略如此

特賞八獅軍刀一等大綬寶光嘉禾章
一等文虎章一等大綬嘉禾章祥武將章
軍陸軍上將銜中將勳二位綬遠都統

馬福祥序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月 日

粵東城南重刻正教真詮序

嘗思道有所由明教有所由著此必然之理也竊觀夫正教真詮一書纂於岱輿王君引經據典規條固甚詳明指事類情比例尤爲剴切洵乎其爲吾教之指南乎唯是經文與漢字不相符合識經典者必不能通漢文習漢文者又不能知經典自正教真詮出遂以中土之漢文展天房之奧義故開卷了然淪我心源發人聾瞶閱其條款而黃童白叟知所欽遵暨厥遺規即黑漢村愚亦思所恪守則聖道藉以闡明正教賴以表著有裨於吾教不淺矣但此書板藏於江寧聞已遭回祿恐日久篇斷簡殘有負岱輿王君維持正教至意今將原書繕寫校核重付梨棗庶不致泯滅失傳云爾刊成板藏於城南清真寺內如有同好者或自備紙張印刷以廣流傳觀覽可也是爲叙

畧

嘉慶歲次辛酉小春中浣穀旦

城南值事等拜題敬刊

正教員證序

正教眞詮叙

世界芥子耳。而說者須彌之果。須彌也。東西北南。日出入際。當何如遼闊也。乃此地自唐虞以後。文物衣冠。日趨日盛。命曰中國。而實則止可謂之東土。不可謂之中。若以天地言。中則今所謂西域天房國。日影之可証者是也。蓋有天地以來。天房居四極之中。人祖降生于此。始興治立教焉。自茲以後。生人漸繁。教道四達。流被日遠。然其間不無聞見失眞。而向背各半。隋唐之際。始流傳于東土。非隋唐以前無清真正教也。或曰。此地自數百千年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創制立法。車書禮樂。爲外夷之觀物產人工。爲外夷之用。所以天子有道。四夷賓服。固天之厚于此土也。卽有正教。胡不山厚以施薄。而必緣彼以及此乎。爲此言者。則亦未諳書之過也。今夫諸書所載。天房之風土者有矣。四時如春。無勁寒烈暑之氣。百物咸備。多鷄駭。希世之珍。如菜棉諸種。自彼而至。宮室服制。視此尤隆。惟其于天地之間。爲正教建中立極之地。故特異。

于殊方人物。修美山川。秀麗戾氣。不干聖賢。接踵是以孔子之對太宰。曰。西方有大聖人焉。不教而治。不言而化。夫孔子爲東土儒者之宗。一言而爲天下法。此言宜可信也。然則儒者之道非乎。曰否。宇宙間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理。盡義極無復漏遺。至正大中絕去偏頗。非此則人道不全。治法不備。此儒者之道之所以不易也。堯其始之所以來。終之所以往。造化原本生死關頭。一切不言。夫生人之理。有始有中。有卒。儒者獨言其中。而不言始卒。天下深觀之士。不免疑焉。于是祝髮披緇之流。乃得因其疑而乘之。後人不察。以爲始卒之理。實應如是。遂三教鼎立焉。宋人起而闡明儒道。以闢其妄。意亦良善。惜也。其未得眞主之明命。衆聖之眞傳。徒以語言文字之所及及之。語言文字所不及。則不及之。或曰。清真之教業爲正教之宗。何不著書立說。以爲一家之言。使天下後世。瞭然知其至理之所在。而竟乃寥寥也。則亦有說于

此蓋以清真之道絲絲相承脈脈相接無所用其聰明不得私其臆見有尊經以爲指迷有典籍以爲稽考故亙古及今人安其治家習其傳况乎字體各殊學問迥別或精于此者不精于彼習于彼者未習于此著作雖弘不能互閱若我岱與王先生之四教博通諸家畢覽蓋百而不得一也先生平生梗概大有似于心齋少而未學年二十始能識字遂深思性命之理于是博及羣書詳稽奧義以爲有未盡也更究心于經典一切精微悉由悟入慨大道之莫宜念斯人之多惑頗欲著書以宏斯道數年抽繹得四十篇或有以辯難而成或有以明理而作上窺造化之玄機中闡人極之妙旨下究物理之同異鉅則彌綸無外細則毫釐無朕開發萬古之心胸喚醒世人之睡夢雖至道之淵微即汗牛而難罄而原始衷終有識者已思過半矣惟是語此書者爲宜大其眼界無拘域內之觀闢其襟懷勿執偏私之見小其心志深研初終之理始不負作者之婆心是則予小子區區之鄙衷也夫

正教真詮 序

崇禎壬午二月皖江教弟梁以濬撰

正教眞詮叙

天地一形器也而道實於其中上自俯仰觀察之大下至貌言舉動之微莫不有一自然周行在智者過之愚者不及故聖人修之以立教教者所以納天下于軌物者也陶虞而下百氏爭鳴東魯布衣中起緒數千年微緒惟精唯一不偏不倚所以生民倫常之道立而其教遂亘古而弗衰弘文宣化如黃鐘如律呂然他氏則蠅聲蛙噪耳獨清真一教其說本於天而理宗于一與吾儒大相表裏呂黎曰近乎儒者則述之是可悉其始末而昌明之也厥祖自司馬朝徙入內地其間或聚或散靡可稽攷而隋煬帝侈情漢武四方夷謬稽顙而至清真之教大衍于中幅矣其教亦不廢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序而潔己好施更廣吾儒所不足不分爾我不殊遠近億萬人如一心東西朔如一處此實混沌未繫之元氣獨能保留之而不失豈不大可尚耶且立說平易不事玄誕與道釋兩家絕爲霄壤較之吾儒性理一書同而異異而同亦

在所不詳其蘭臺石室之藏浩足充棟但俱國音中幅之人無一曉者
岱輿先生慨道不大著教恐中湮遂著真詮四十篇以行于世博採經
史菁英廣摭輿徒恒論疑似必辨志在詳明使奉其澤者如在春風中
坐莫不識其山來其功亦伊教之紫陽也且沾沾謙遜弗逞不敢自居
作者吾謂滄海一勺巨鼎一橋雖未足以盡滄海巨鼎之大然其味亦
不外于一勺一橋間耳吾備六經重垂光昭日月而程朱楊蔡諸君子
復起而銓註之如大全諸書是也今先生以四十篇開其精微明白曉
暢皆可漢讀亦不異公造指南使月氏遠人盡歸故國愚夫愚婦皆可
與知與能也孔子曰西方有聖人不言而信不教而化吾今服其教矣
太史占德星纏於揚州之野主有異人出吾今見其人矣先生將不得
千秋俎豆乎哉

順治丁酉中秋後四日淮清何漢敬

識於清涼山房

自叙

子祖屬籍天房緣入貢

高皇帝訂天文之精微改歷法之謬誤高測九天深徹九淵超越前古無爽毫末

帝心欣悅以爲非有正學眞傳不能及此遂授職欽天賜居此地准免徭役與國始終三百年來雖于此習熟之久而迺本推原不敢有忘也自予幼時未習儒者之學及乎成立粗能識字亦不過往來書記而已至于壯盛自慚庸鄙始閱性理史鑑之書旁及百家諸子稍通大義覺其議乖道異各相牴牾揆之清眞懸殊霄壤不自揣度謬欲立言明厥至理或晤諸家多滋辨論彼恒不競爲予理屈于是諸君子之悅服者每以不得全覽正教之書爲恨予時有動于中歸而取所論記之更于閒時漫然有作集之數載紙墨遂多存要芟蕪得四十篇其中理道悉本尊經叅以典籍不敢自徇胸臆毫髮增損問于諸家或有過激總

爲斯人胞歟不欲以越人之關弓視之所謂美疢不如藥石也獨是私
有愧者此間經典較之中極天房未得萬億之一予所習學未得此間
百千之一至于斯論又未能達予所學十百之一也若猥居作者之儔
是猶涉滄海者得其涓滴便以爲滄海在涓滴也豈不爲有識者咲哉
乃親友之好我者忘其爲石也竟以謂奇璞在焉授之剗斲不復能辭
是予遂居于作者之儔也歟哉雖然論著固予一人之私而理則天下
之公若以謙讓之虛美而使天下公理廢而不傳實非予之初心也抑
更有說焉清真之書儒者罕見或因予之未備而使後之有志者益暢
其說未必非予開之先也又或者予祖以論訂天文而得
聖主之欣悅予不佞亦得以闡發至道而使天下正人君子略其蕪蔓
之詞大明正教之理不負予祖之西來與歷代高曾克承正學之德是
亦予繩祖武之一端也歟爰于篇首叙次其始末焉

正教眞詮

目錄上

眞一

元始

前定

普慈

眞賜

眞聖

似眞

易眞

味眞

迥異

性命

眞心

生死

人品

夫婦

仙神

正教

正學

回回

作証

正教眞詮

目錄下

五常

眞忠

至孝

聽命

首領

友道

取舍

預備

察理

參悟

利名

較量

宰牲

葷素

博飲

利穀

正教眞詮 目錄

風水

正命

今世

後世

問答紀言

書成覽者曰子之書將以明道也但言清真之道使曉然明白或正或偏自有能辨之者何必援引諸家彼此辯論不幾樹敵乎然則是予區區苦心終無一人諒之者矣夫清真教道指迷歸正勸人作善止人爲非乃人道當然無此則人道爲不備予旣眞知正學而不言是爲隱匿斯道卽作書言之而不能愷切誠懇猶無言也如醫家用藥不以受病之由與其患苦之所在明告病者彼必疑其不按吾病而忘投醫藥雖有丹砂瓦礫置之矣且夫操戈同室而欲不披髮纓冠而救非木石則奸頑人也予卽不肖顧敢爲此哉又曰二氏無論矣儒者之道博大淵微至于性理尤宋賢精粹之所在子所引論特其膚淺糟粕耳其微子固未深求也予曰天下事有不齊理無二是予不計人我但論同異而已夫國有君府有牧州有守家有長世界有主道一也儒者紛紛以理氣二字盡之是天下國家可以無君長而治也予辯其異吾道者而已